



塞外明珠

谿聿著

塞外明珠

榕聿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与恩师王学仲先生及师姐摄于2002年4月



作者与国学大师文怀沙先生摄于2002年4月





摄于 2002 年 5 月



与著名歌唱家王宏伟在一起

今世圣贤

季羨林題



季羨林先生題詞

辛勤耕耘
莫計收穫

內蒙古臨河市政府市長周玉峰先生題詞

內蒙古臨河市政府市長

二〇〇一年八月一日

軍耕又見
一枝春

孫福海
二〇一六

天津市文联党组书记孙福海先生题词



凭栏远眺

人类文明的伟大之一，是借助想象的翅膀飞。文学创作往往能实现这一目标。文学创造的诺亚方舟，承载着我们梦的追求和爱憎的表达。

然而，翻开书市的每一页文字，值得玩味的东西也许是越来越少了，美眉佳丽的私欲曝光，更是炒作着当今文坛。或是基于这种思考，作家榕聿近距离的怨恶，便放焦远古。这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宣言。挑战未必成功，但宣言的独特魅力却是事实。创作的成败，贵在探索。仅此，作家辛劳的付出便不是徒劳。

青年女作家榕聿，创作了《缘分的天空》、《塞外明珠》等几部小说，我的第一个深刻感觉便是她那善良的心灵深处对人性至诚至爱的关注，营造了纯洁的天地。新作《塞外明珠》，故事情节跌起，借鉴了古代通俗小说的一些形式，把思维引向时空隧道，让读者追忆那朴实的年华。作家那多愁善感的性格，通过古老的故事，凭栏远眺世事沧桑。

《塞外明珠》反映了作家的人生追求。她借语言的魔棒导演着人间话剧。人物个性活灵活现，极富感染力。而夸张的张力，恰好表达了嫉恶扬善，且痛快淋漓。



良知的天平总是向倾真善美。作家未能平静。流氓地痞、娼妇淫男、富官权贵、纨绔子弟、书香门第……激情渲泄无不倾注着时代的思考。古今中外共通的情感，凡夫俗子平等的人格，在虚幻的真实，亦真亦幻的意境中尽情领略。

通过《塞外明珠》，我们甚至不难发现，这一部作品没有题材上的突破；构建的也是大家熟知的精神框架。但我们无法依此而无视她的存在。因为她有力地证实了两点：一是传统的文化永远是常读常新的，新时代、新人类、新概念、新思维必须尊重老传统；二是青年作家敢于向时代文风挑战。

无论如何，文如其人是值得称道的，榕聿的创作已深深地铭上了这一印迹……

2001年10月19日



1

妙舞酣歌，花朝月夕。

朝朝宴乐，夜夜佳期。

1

已是月落星微五鼓声之际，元帝微抬醉眼，忽见一金人，通身金光晃耀，恍若须弥。于顶门上放出百千种毫光，威严无比，出种种微妙之音，遂以严厉之音说道：现在要你来回答我的四个问题，你如能回答，我就令护法神卫护你国土长安，永保和平，倘若你不能解答，我手中金锡定将你的头颅击碎，因为，天下是不应该交给一个浅薄之人的！现在，就请你听好：

一，世间何为第一财？

二，何物真富贵？

三，何物最为冷？

四，何物命第一？

元帝听罢，顿时吓出一身冷汗，搔头擦额良久，也未能想出答案。便连忙悄悄转身吩咐宫人宣来了各位文武大臣，请他们帮忙解此难题。



稍时，却见殿下那班已经规规矩矩站成了长长两列、使人望之森然的文武群臣亦是面面相觑，沉默良久竟无人敢挺身上前替他解难。

元帝不禁大为恼怒，原来这些平日里被自己“厚禄封身，委以重任”的亲信宠臣们，在关键时刻不过都是些“食王元帅，净坛将军”般的酒囊饭袋而已！这时，他不由自主地向那须弥金人窥去，却见那金人早已是怒目圆睁。

元帝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骇怕与惊惧，遂又急忙差宫人到自己的“锦营花阵繁华地”去将那些个“北地芳脂，南都媚黛”等诸多内宠也纷纷搬了出来，急急向她们发出求助。却不想，这些个平日里“姿情万种，风流宛转”的名伶尤物们，此时，却也都一个个变成了“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粗蠢僵硬之辈！彼此呆视良久之后，竟纷纷僵尸一般地伫立在原地众口缄默，那神情，仿佛生怕哪个割去了自家的舌头一般。

元帝不禁大为光火，可还未待他来得及发怒，就见那须弥金人已经满面愠色地先他一步开口言道：“枉你黄袍加身，手揽大权，居然无知到如此程度！趁早将命拿来，也省得你继续祸国殃民、贻害众生！”声音犹如洪钟，绕梁不绝，每一字都仿佛能嵌入金銮玉壁一般。说着话，金人便扬起手中那只煜煜放光的金锡向元帝击将过来，元帝顿时吓得魂不附体，连滚带爬地从龙椅上逃了下来，待他



稍稍回过神来之后，便撒开双腿向宫门外没命地逃窜出去，一边跑，一边用双手紧紧抱住他那颗尊贵无比、泼天富贵的头颅，不时还迅速地转过脸来看看那须弥金人有没有追上来，那模样真是令人忍俊不禁。而当他发现无论自己逃得有多么飞快、神速，那须弥金人总是紧紧逼来，离自己最多不过一步之遥，此时，他脸上的表情真是恐慌极了！于是，他的双手将头抱得更紧、更加严实，两只长腿愈发拼了命地向前飞奔而去。

就这样，他逃啊逃，没命地逃，跑啊跑，没命地跑，直逃得天昏地暗，直跑得乾坤颠倒。

再回头看时，才总算不见了那须弥金人的踪影。

他这才感觉双腿发软，身体像被淘空了一般，就在他将身子一歪、仰面躺卧在脚下的一块大青石上，尚未来得及轻松喘息之际，就见对面山坳里吵吵嚷嚷走来好些平民打扮的人们，他们边走边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再看看每个人脸上的表情，一个个都是紧张兮兮、神经兮兮的，就像是发现了什么千年不遇的魔怪一般。元帝出于好奇，便也连忙强打精神站起身来，抱胛弓腰地隐匿在人群的最后面（因为他的身形高大非常，站在人群中煞是显眼）。

说着话，众人已经来到一个周匝遍是鸟粪的崎岖山涧，元帝这才恍然发现，自己竟是到了一处山势逶迤、峰嵒隆峻的大山之中。就见那不深不浅的山涧中央端坐着一个似人非人，似魔非魔的怪物，但见他须发纷披，衣衫绽裂。几只叫不上名来的鸟儿，在他的头上来回盘旋，再细



一端详，他的头顶中央居然被鸟儿们结了个硕大、结实的窝，几只幼鸟正在窝内雏音夺人地唧唧鸣叫着。

“喏！看见了吗？就是这个怪物！”这时人群中突然响起一个尖细的声音。

众人顺着她手指的方向向下望去，紧接着又有几个不同腔调的声音相继响起：“是的是的，就是他没错的！昨天，皇上就是派人给他送来了数车黄金，数车美酒，数车的美人！天啊！满满十几车人间罕见的宝物啊！可这个怪人却愣是连眼皮都未抬一下，只从鼻腔里‘哼’了一下，就将那十几车的宝贝轻而易举地又给退了回去。”

“是啊是啊，真是个怪物，这人生一世，不就是为了吃喝玩乐、享受富贵才来的吗？就连一代圣人孔老夫子不是都说：‘人生，食色，性也’的吗？可是这个怪人居然面对这样百年不遇的天大好事置之不理，却要选择呆子一样地坐在这个连鬼都不愿意来的地方，甘愿过着这种风餐露宿、披星戴月、与虎狼魑蛇为伴的日子……”

“是啊，是啊，真真是个老怪物！”这时人群中又有几个兴奋的声音响起，还有几个人竟俯身捡起几粒石子纷纷向他的脸上、身上砸将过去，而那怪人竟依旧纹丝不动地静坐在原地。

“爹爹，难道他不怕疼吗？这么多的人在打他，他怎么居然还像一个石头人一样地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呢？”一个小男孩仰着自己的一张嫩脸去问身边的父亲。

“天晓得。”父亲不得而知地摊开了双手。



“唔，我们怎么才能让他开口讲话呢？那样，我们就可以知道，他的心里究竟是在想什么事情才会这样的专注呢！”

“那就必须要找到一个非常虔诚、恭敬之人前去拜他一拜，噢，对了，还必须是个会念佛号之人，听说，只有这样才能令他出定。”

“没错没错的，昨天皇上派来的那些人就是这么说的，这么做的，我听得真切，看得明白！”又是几个帮闲般的声音响起。

5

于是，众人便纷纷开始在人群中搜寻着合适的人选。谁知，选来选去，最终，瑟缩在人群最后面的元帝还是未能逃脱众人的利目，大家居然众口一声地一同指定让他前去。

元帝感到一阵从未有过的被迫与不情愿。

但他还是在众人的一再怂恿之下，正襟拱手地走下山涧，径直来到了那个“似人非人，似魔非魔”的怪物面前，向他深施一礼之后，口中便连声高念“阿弥陀佛”的佛号。

就在这时，奇迹发生了，那个怪物的身体居然微微动弹了一下。与此同时，元帝听到了涧外众人那山呼海啸般的热烈欢呼之声。

“老人家，打扰了，请问您坐在这里干什么？”

“在寻找这世界上最大的财宝。”怪人微微眨了一下他那双已经结满了厚厚一层尘埃的睫毛。



“噢？”元帝不禁一阵窃喜，接着又问道，“那么，您寻到了吗？”

怪人微微颌首。

“快问问他是什么？在哪里？”这时，山涧外绝大部分的人们都变得激动异常，兴奋无比起来。

元帝连忙照办，将涧外之人的声音又重复了一遍。

“是正信，在我的心里。”

6

“唔？”元帝若有所悟地咂了咂嘴巴，继而问道：“那么您的正信是什么？能否将您心里的话说来听听呢？”

那怪人似动非动地抬了一下眼皮，继而便不急不缓地开口言道：

乞我百万金，封我异姓王。

不如独悟时，大笑放清狂。

顿了顿，紧接着又缓缓吟道：

老拙穿衲袄，淡饭腹中饱。

补破好遮寒，万事随缘了。

有人骂老拙，老拙只说好。

有人打老拙，老拙自睡倒。

唾在我面上，凭它自干了。

你也省力气，我也无烦恼。

这样波罗蜜，便是妙中宝。



若知这消息，何愁道不了！

“噫！白痴啊！”山涧外的众人闻听此言，立刻便“哗”地一轰而散。

“唔，这算得上是什么最大的财宝呢？”元帝望着山涧外纷纷散去的身影，皱着眉头问道。

“为了生活，世人皆离不开钱财、放不下功名利禄，但如果整日追逐，银堆里舍命，钱眼里安身，以为拥有用之不尽的金银财宝便是泼天富贵，以为重权在握就可以控制世间的一切，这不是凡夫俗子们的痴人说梦、自欺欺人又是什么？要知道，任你积累再多的财宝，任你拥有再高的权势，最终，也都要在无常的面前俯首。难道不是吗？惟有正信，才能使人勘破人生的无常，从而觉悟，证得圣道。认真想一想，正信不是这世间最大的财富，又有什么才能算得上是呢？”怪人说罢，便又自行入定，任凭元帝再怎么继续苦苦追问，都无济于事。只见他依旧如初见到时的那般，坚如磐石地坐在自己身下那块硬石之上一动不动，仿佛是突然被人嵌入在那石块中一般。

元帝正在无计可施之际，竟又忽见自身来到一处人烟浩攘、繁华如梦的桥边，凭栏远眺，但见烟云满目，碧波万顷，汀沚岸边，荷钱出水，柳眼含青。河堤两岸，红榴怒放，绿荫摇曳。再看看桥上过往的那些娇容冶态、顾盼生辉的曼妙女子们，不论是金绮玉锦、灿烂芳馥的，还是衣带松垮，叫笑喧呼的，个个都是笑逐颜开，神采灿然。



而那桥下，更有数不胜数，排列有序的各种燕馆歌楼，个个都是门面宏阔，屋宇轩峻，富贵喧天……

就在这时，就见那桥下忽地一阵骚乱，元帝情不自禁地就被吸引了过去。来到近前，但见各种张灯结彩、烛煌通明的彩店欢楼相互夸富炫美，争奇斗胜。

举目望去，更有数不胜数的诸如“厚脸不识羞金坊”、“享乐无忧者专司”、“富贵泼天命大营”、“权倾朝野者宝殿……”等赫然巨匾高挂在各个门楼的最醒目之处。隔着那一个个宏阔豪奢的店门向里望去，这才发现，那每一个店楼内都是无比的宏深、冗长、一眼望不到底。而那店堂之内竟都是密密麻麻地挤满了各种不计其数的猪马牛骡、鸭狗鸡羊等牲畜。

这时，就见那个“厚脸不识羞金坊”内的肥胖掌柜扯着早已变得嘶哑、发干的嗓门吩咐他的那些个小厮们，让他们手脚再麻利、勤快些，否则，耽误了时辰，就谁也甭想吃午饭！

众小厮们听罢，哪里还敢怠慢，一个个抖擞精神，人人高绾袖管，纷纷溜圆了双眼，铆足了海劲，紧接着便是一通热火朝天、挥汗如雨的忙碌。

站在店门外的元帝这时才总算看清楚了：原来，那些小厮们有的正忙着从自己面前的那一只只大衣箱里拿出各式色彩缤纷、华丽夺目的锦衣玉裙，有的正手忙脚乱地从摆放在梳妆台上的那一只只的小匣内取出各种珠光闪耀、精美无比的金银饰物，而另一些小厮们就急急接过他们手



中连番递过来的一件件宝衣美饰，之后，便纷纷转过身去，两个一组，三个一伙地一齐将那些美饰宝衣纷纷披戴在了离自己最近的驴马猪狗等身上。

元帝不禁好生吃惊，便忍不住走进店去问那个正高翘着二郎腿、眯着细眼、剔着满嘴的大金牙、斜仰在红木椅上的胖掌柜：“这位掌柜，不知阁下这是在做什么生意？怎么居然将这等上好的锦绣宝物拿去给这些下贱的驴马牲畜包裹佩戴呢？”

9

却见那胖掌柜爱搭不理地伸出手指了指挂在自家店外的那块匾额。

“唔，”元帝回过头去向外看了看，像是明白了他的意思，接着又道：“刚才在门外我已经看到了，贵坊的大号是‘厚脸不识羞’，但我还是不明白，贵坊眼下究竟是在做什么生意呢？”

那胖掌柜有气无力地睁开了自己的一双细眼，又同样有气无力地伸手指了指自己面前的那些个小厮们。

元帝再次顺着他手指的方向向前望去，顿时被惊得目瞪口呆。

只见那一只只被披戴上华衣宝饰的猪狗驴马们，顷刻之间，竟然都纷纷变成了一个个金锦衣锦、娇容冶态的风流女子，那种种的顾盼生辉、目挑心许之态，还真是令人在相见之下忍不住要为之心旌摇荡呢！

就在元帝惊诧愕然之际，那些个生动娇媚的女子们已经开始相继风情万种地向那店门外走了出去。